

廊桥之乡泰顺

台风过后一周年,“国保”廊桥风貌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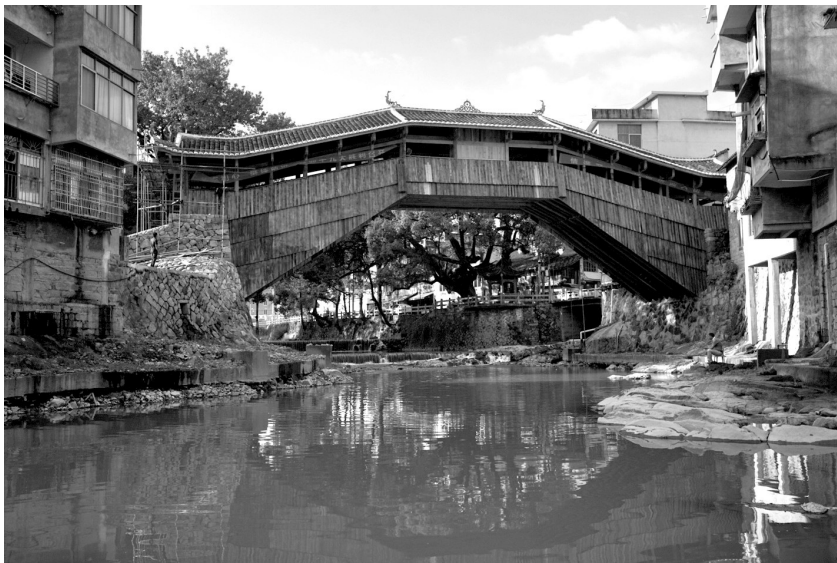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通讯员 陈海平

10月4日,随着施工脚手架的拆除,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泰顺廊桥之薛宅桥、文兴桥与文重桥灾后修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国保”廊桥再现昔日雄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3座廊桥所在地的三魁镇和筱村镇的居民不约而同地挂出横幅、燃放鞭炮、舞龙舞狮来庆祝。“去年,洪水把桥冲走了,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今天它们又回来了,别提多开心啦!”家住薛宅桥旁的薛大爷说,“这次修廊桥连老天爷都很帮忙,天气很好,台风都不过来了。”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才造就了廊桥修复的“泰顺速度”。

泰顺是中国廊桥之乡,县内保存完好的唐、宋、明、清木拱廊桥共33座,其中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廊桥有15座。去年9月15日,泰顺3座“国保”廊桥在“莫兰蒂”台风中被洪水冲垮,全县人民自此打响了一场救援战役。

台风过境后,修复廊桥的当务之急是找寻被洪水冲走的木构件,多找到一根就多一分复原的可能。听说此事,不少热心村民找来工具,密切注视溪流中的漂浮物,特别是上游漂下来的大木件,并主动把找到的国宝木料通过肩扛车拉,甚至步行数十里山路送到文物保护部门。灾后第10天,近八成木构件找到了。不过,单是清理与归位廊桥木构件就花了近两个月。每块木构件都必须经专家之手进行检验,他们拿斧头轻轻敲一敲桥木、听一听声音便能知其优劣。

为了缩短工期,3座廊桥同时开始修复工作,由3位木拱桥营造技艺传承人承担;郑昌贵负责归位整理1000多根木构件组成的薛宅桥,曾家快负责归位整理1200多根木构件组



浙江泰顺灾后修复的薛宅桥

成的文兴桥,赖永斌负责归位整理800多根木构件组成的文重桥。

3月25日,廊桥修复工程开工仪式在薛宅桥原址举行,郑昌贵记得那天是个阴雨天,“我们一边听着开工的鞭炮声,一边在工厂里锯木头,内心很路实。”郑昌贵回忆。据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介绍,廊桥修复工作仅6个月就完成了勘探、设计、立项、论证、审批等前期工作;今年3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3个月后将完成;在廊桥被大水冲毁一周年之际,本体修复工程全面完工。“整个修复过程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厅、省市文物局等相关部门专家指导下进行,泰顺跑出了前所未有的廊桥修复加速度。”季海波说。

在工程进展中,专家指导组根据修复工作节点,每周进驻现场指导,

实现了廊桥修复保护工程从勘探、设计向施工的良好过渡。依照文物修复技术要求,廊桥的原构件归位后,采用专家团队+图纸数据+现场原构件+传承人经验的方式,做到每一根木构件施工前有方案登记,施工过程有图片,安装归位后有位置记录。浙江省文物结构专家和综合类专家通过对现存廊桥木构件进行测量和比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阻抗仪、应力波等仪器对寻回的木构件多次进行精确甄别。对采用墩接技术修复的木构件送到浙江大学进行压力、变形分析。可以说,廊桥修复过程始终在不影响结构安全的情况下做到尽可能使用原构件,最大程度保留文物信息。

“7月5日,文兴桥的桥架搭建完成,从那之后,我们在桥上的修复从从来没有停过,中间和暴雨、台风擦身

而过,也没有停工。”曾家快说。顶着大太阳站在桥上劳作,对人的体力是一大考验,但负重、炎热、空中作业对干了20多年木匠的曾家快来说是家常便饭。“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可以为文物修复积累宝贵的经验。”曾家快说。

整个修复过程,省级和市级的文物专家团队、传统木拱桥营造技艺传承人团队、砖瓦灰塑传承人、民间木雕传承人等团队全程参与廊桥修复工程,从选料、备料、施工均体现了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态传承相结合的原则;从桥台归位、梁架归位、廊柱归位、瓦片归位,无不体现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8月11日,文重桥抢先一步顺利完成主体修复工程。“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近两个月。”赖永斌笑着说。

季海波表示,廊桥灾后修复工程主体顺利完工离不开文物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的通力合作和不畏酷暑的加班加点,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帮助。从最初寻找木构件到廊桥施工修复,当地百姓总是饱含热情积极参与,薛宅村的村民还自发成立廊桥修复监督小组,为廊桥修复出谋划策。接下来,泰顺县还将对廊桥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目前已完成3座廊桥周边环境整治方案设计和报批工作。

廊桥修复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泰顺县文广新局局长陈体注说:“这次修复不仅体现了泰顺人民百折不挠的廊桥精神,更重要的是凝聚形成了全民爱桥、全民救桥、全民护桥的情感共识,历经劫难洗礼的泰顺廊桥将以崭新的姿态、不屈的精神重新屹立在世人面前。”

如今,记者看到,廊桥起架南北,溪流从中蜿蜒而过,村民们在岸边次第聚落而居,一派安宁和谐的景象。



9月开学以来,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防里村小学的孩子们在课后都要进行舞龙练习。防里村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防里舞龙从元朝始就成为当地的民俗文化。近年来,分宜县将防里舞龙、分宜采茶戏、凤阳唢呐、分宜版画等非遗项目带进学校课堂,让孩子们从小学习、传承传统文化。

图为防里村小学的孩子们正在进行舞龙练习。

钟梅根/图 本报驻江西记者 伍文璐/文

谱写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新篇章

(上接第一版)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效显著

大力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先后研究制定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云南省文物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开展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由“十一五”时期末的5300处增加至1470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挂牌保护文物分别比“十一五”时期末增加58.9%,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加73.7%;全省共登记上报可移动文物78万多件,其中馆藏文物50余万件。成功申报红河哈尼梯田为世界文化遗产,使云南世界遗产达到5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处、世界自然遗产3处,数量位列全国第二。普洱市景迈山古茶园列入国家申遗预备名单,申遗准备工作扎实推进。积极开展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区)和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申报,截至目前,全省有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村、镇)83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有中国传统村落615个,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建立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四级非遗保护名录8755项,命名各级非遗传承人3908人,共设立州市级非遗传习中心11个、各级传习馆所257个、传承点358个、非遗专题场馆47个、展示室923个;迪庆、大理被列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傣族剪纸”和“藏族史诗格萨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日益凸显

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和特色,提出并实施了重点培育翡翠珠宝、节庆会展、民族民间工

艺、民族演艺、茶文化产业、体育产业、文化旅游等的产业规划,不断强化云南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5年来,先后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南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发展(2015—2017)三年行动计划》《关于促进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推进云南汇滇宝文化惠民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开展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云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水紫陶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实施迪庆、楚雄、丽江、大理4个国家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及辐射区域文化产业的实施项目,举办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首届乡村文化艺术节”,加强动漫企业的扶持和监管,开展丽江市和昆明市“国家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

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更加活跃

着眼于服务国家外交和对港澳台工作,围绕“一带一路”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5年来,云南共向39个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派出各类文化交流团(组)和个人108起1819人次,接待41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文化交流团组及个人37起790人次。参与举办“开放的中国·魅力云南世界共享”外交部云南全球推介、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精准扶贫”云南专场宣介,并获得圆满成功。成功举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研讨会,发表了《澜沧流域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昆明倡议》,签署了《云南省文化厅与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文化遗产领域合作备忘录》。参与驻柬埔寨金边中国文化中心和驻缅甸中国文化中心建设。承担国家文物局的文物援外任务,在缅甸蒲甘地区开展地震受损佛塔维修的勘测评估和方案制定。

来自人民,做人民的交响乐团

(上接第一版)

过程中的曲折和艰辛只有亲历者最了解。“当我作为团长发起这一行动的时候,有很多支持,也有很多不解。有人认为‘交响乐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岂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我们只是默默地去做、去改变。从最初安排艺术家下基层,到如今大家抢着去;从最初与群众接触很冷淡,到如今和农民一起下田、做饭、吃饭,一起‘摆龙门阵’;从最初当地群众对交响乐艺术家很陌生,到后来国交成了当地的明星……这就是行动的力量,更是情感深处的改变。”关峡说。

国交双簧管演奏家陆小斌送给当地盲童女孩裴紫杉一盒亲手削的哨片。陆小斌说:“看到小紫杉,我就想起自己小时候,都是爸爸给我削哨片,所以很想为她做点事。”

2015年,一场以“最好的未

来”为主题的公益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盲童和农民的演奏感动了全场。“这些孩子看不到我们的笑容,多彩斑斓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个谜。但他们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学会了识谱和演奏,奏出了一首首震撼人心的美妙乐曲。”一位观众说。

“最好的未来”公益音乐会演出结束后,雒树刚部长说:“中国交响乐团自觉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文艺主题。你们是国家交响乐团,也是人民的交响乐团,你们来自人民,又回报人民。”

“我们把这看做是期待和鞭策,是需要继续努力的目标。我们将始终牢记自己是‘人民的乐团’,来自人民,更要回报人民。”关峡说,“今年,国交将拓展帮扶范围。目前国交已经前往山西省静乐县,帮助当地爱乐小学组建管乐队和合唱团。这也将是国交未来一段时间的帮扶重点。”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对脱贫攻坚的目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之一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对于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党中央、国务院已经作出顶层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央、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都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作出重点部署。2015年,文化部等七部委出台《“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眼下,“十三五”时间将过半,确保贫困地区的文化小康在全面小康总体目标中不缺位、不打折,如期实现,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保障、聚焦短板、重点突破。

加大力度,完善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之“短”,一是全国还有近百个贫困县没有图书馆或文化馆,也有一些是“有馆无舍”;二是一些贫困地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标准低、服务少、功能差。《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贫困地区县级公共文化设施全部达到国家

标准,乡镇(街道)、村(社区)消除设施覆盖空白点。现在应紧盯目标,确保如期实现,同时,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强调要坚持立足实际、面对变化、以人为本、精准施策的原则。比如,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贫困地区出现了一些“空心村”,传统的“村村建文化室”的做法需要调整,这些地方应主要通过“公交化”的流动服务解决设施覆盖问题,因此流动设施建设需要加强。与“空心村”现象相伴而生的是一些新的人群聚居地出现,如城乡接合部、县城新兴社区、移民新区、农村“中心村”和“幸福院”等,以往按行政区划部署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没有覆盖这些区域,以人为本的设施建设则必须填补空白。再比如,新一轮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主要不是设施的大拆大建,而是体制和功能的完善与转型,包括建立统一管理、综合利用的体制,强化资源整

合、组织协调、统筹服务功能。贫困地区完善设施建设也包括设施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的完善。

采取有效措施,培育贫困地区乡土文化人才。贫困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为突出的矛盾是“人”的问题。在农村,一个文化人能带活一村文化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怎样造就农村留得住、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受欢迎的乡土文化人才?《规划纲要》提出了落实乡镇综合文化站编制政策、配置由公共财政补贴的工作人员,实施“一员三能”(提升农村文化管理员的政治素养、专业技术和服务管理能力)工程等措施。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做法很具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浙江省实施“学历教育+定向签约”培养乡镇文化员试点工作,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从高考艺术类合格考生中录取学生,入学前与县(市)相关部门及乡镇文化单位签订定向

聚焦短板、重点突破,实现贫困地区文化小康

李国新

升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水平等重点任务。畅通传输渠道目前需要尽快将“国家公共文化云”延伸到贫困地区,搭建起上下联通的传播平台,解决贫困地区数字服务平台建设资金、技术缺乏问题。数字文化资源供给应重点加强与手机端应用相适应,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资源类型建设,为公共文化服务占领手机端提供内容支撑。打通数字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还与基层群众的信息接受能力密切相关,在推进贫困地区数字化建设进程中,应通过有针对性、通俗易懂的培训,解决好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特殊人群数字服务接受能力养成和提升的问题。

助力精准扶贫,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与脱贫致富的紧密结合。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只有与脱贫致富紧密结合才具有吸引力、有效性。面向贫困地区的公共文

化资源和服务应有针对性地“定制”,建设有选择性的“超市”,如一县一策、一乡一策、一村一策,让农民从中获得管用的致富知识和本领。加强对当地民族民间特色文化资源和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带动特色手工艺品制作、传统文化展示表演和乡村旅游,是公共文化助力精准扶贫、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扶贫先扶志,应充分发挥公共文化培育脱贫致富内生动力作用。公共文化服务可在扶志、扶智上大有作为,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贫困地区群众树立自强不息、勤劳致富、耕读传家、孝亲敬老等优良传统,是激发内生动力、内在活力的精神营养。发挥公共文化机构人才、资源优势,把全民艺术普及、全民阅读、全民科普延伸到老少边穷地区,以公共文化服务丰富贫困地区下一代的精神滋养,助力贫困地区青少年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是公共文化服务“扶智”的重要方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专家委员会主任)

贯彻落实《“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